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系,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長江邊的賣菜人

宋揚

在從奉節去往巫山縣城的交通船上，我認識了一對賣菜的夫婦。交通船穿瞿塘峽順江而下，在長江兩岸的每個小碼頭間「Z」字形左右停靠，承擔著聯通沿江兩岸村落、小鎮、縣城的任務。

不記得這對夫婦是在哪裡上的船，只知道這趟從奉節縣城始發的船到達巫山縣城需要四個小時。所有的菜筐、籮兜都集中在船頭和船艙的固定位置，我只能試探著問坐在我旁邊的阿姨：「您這是去賣菜？這麼遲啊！」她咧開嘴，無奈一笑：「沒得辦法嘛！」是啊，交通船隻此一班，下午四點再從巫山返回奉節。阿姨說他們村雖然通了盤山公路，但沒有通公交車，住在江兩岸的村民出行主要還得靠船。

瞿塘峽中的山都陡峭，顯然不適合種菜，那麼，阿姨的家應該在山的那邊吧。我的這一猜測得到了印證，從我們接下來的對話中得知，為了趕這趟船，阿姨還坐了半小時的機動三輪車，而她家原來的老屋、農田就在江邊，現已被三峽水庫上漲的蓄水淹沒。所謂「三峽移民」，阿姨便是其中之一了。

在我與阿姨有一搭沒一搭的交談過程中，對面長椅上一個瘦瘦的叔叔一直樂呵呵看著我們。我忍不住問他：「您也是去賣菜的？」他的笑更燦爛了一些，還帶了一絲不好意思。阿姨把嘴巴朝叔叔努了努：「我們一家的」。

他們沒有坐在同一條椅子上，彼此也不說話，幾十年的油鹽柴米已經把一對年輕夫婦曾有的卿卿我我簡化為「無言」。阿姨若不開腔，我還真想不到他們是兩口子。他們的日子就像日夜流淌的長江水一樣淡然，卻給人永恆之感。

交通船的馬達聲分外地響，與人說話須放大音量才能勉強聽清。我招手示意叔叔坐近一些，他熱情地靠了過來。聊起他的情況，移民都買了社保，而且他們的一兒一女都在巫山縣城買了房子，各自開著鋪面做生意，他們這一家人應該算當地過得很不錯的那種。

我問叔叔能不能在船上看到神女峰，他立馬來了興致，他說神女峰需走近了才看得清，不過船上能看到一個立起的「錐錐」。船拐過一個江灣，叔叔急急地喊我快看右邊，我跑到船窗，一根石筍般的山峰在連綿不斷的群山頂上兀自出現了，不過，它竟一點也不像網絡圖片裡的神女峰，大約從這個角度只能看見神女的背影吧。

臨下船前，我拍下一張照片。照片中，叔叔背朝著我，阿姨發現我在拍她，並不躲避，只平靜地看著我的手機，對她而言，我只是個好奇于移民故事的素昧平生的異鄉人。她的眼睛乾淨得像春天的天空，彷彿自帶來自渾蒙原初的光，她染過的短髮一頭烏黑，她全然不像已有70歲高齡的樣子。柏拉圖認為「美是難的，是不被定義的。」

神女峰，我只隱約看見一個讓人失望的模糊輪廓，倒是一個活生生的三峽老人超然像外，完全替代了我對三峽「神女」的期待。

亙古流淌的長江水無聲滋養著江兩岸的所有生命，我為我看到了長江上山、水、船、人平凡卻真實的和諧而慶幸。山水相連，筋骨血脈渾然一體，霧升起來，時而在山間，時而在山腰，把山分成幾個不同的層次，那些山便高低錯落更有韻致了。我不知道那些淡霧是從遠方飄來的，還是散發自魁梧山體火熱的胸腔。不一會兒，太陽從逐漸變藍的天空中探出頭來，霧頃刻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似乎被會呼吸的大山吸了回去。那些霧來來往往，如同我鏡頭裡這個泰然自然的老人，如同老照片裡無數等待上船離開故園的三峽移民，他們生于長江兩岸，平靜而倔強地生活在長江兩岸……

黃河故道

周長文

先于目光抵達的是
裸露的河床
擱置在
黃沙之外的黃，
是一種滄桑
被流年的風聲，
敲打得若有所思
彎，是一個
在此棲息的動詞
為後來者
指點迷失的過往
它的過往，
誰也不曾解開過
憂傷也好，
隨心所欲也罷
草木依然花開花落，
悄無聲息地
與故道的旁白，
相依為命
陽光落在河床深處，
一波波起伏
如攤開的一封
冗長的書信。
褐色的文字
長滿了水聲、
雨聲和歎息聲

雪落故鄉

胡光賢

雪是水的精魂，以素白的姿態凝固了冬日的寒涼，卻也為故鄉的記憶鍍上了一層溫軟的光暈。每當寒潮掠過窗欞，那些關于故鄉落雪的片段便會紛至沓來，帶著雪粒的清響與煙火的暖意，韻味悠長。

我喜歡家鄉的冬日雪景，大雪覆蓋了所有田野，白茫茫一片，被高低起伏的田埂分割出一道道不規則的雪餅。房子周圍的竹林，被一層厚厚的雪壓得彎腰駝背，有的甚至匍匐在地。

母親告訴我，帶上一隻水瓢去比較乾淨的地方，捧一些雪帶回來，與糯米酒一起攪拌著吃，味道甜而冰脆，咀嚼雪時聲音裡散發出米酒的香甜味，是一道舌尖上的極簡美食。這種米酒拌雪的吃法，是母親從她娘家帶過來的。之後每年我都會享受這種美食，若遇到感冒，身體狀況不好時，母親是絕不會允許我吃「米酒雪」的。即便如此，我也會偷偷從家裡的罈子裡舀幾勺母親煮的米酒，帶到田野裡找一處積雪深厚的地方，用手攪拌著吃。 有一年，村子裡的雪下得特別大，雪花紛飛了三天三夜。雪深達二十多公分，水田壩子裡的田埂交界處早被忽略，猶如一套潔白的外衣把整個壩子包裹起來。去田間的小路，根本看不出來，只能憑借記憶摸索走過，難免會出現走偏的情況。有一次，我順著小道朝田野盡頭走去，走著走著，掉進路旁的溝渠裡了，大雪淹沒到我的肚臍處。那個位置恰是一個水坑，幸好在雪覆蓋下，與水接觸的位置是一層厚厚的冰塊，否則我將墜入冰水之中。

我喜歡在寨子裡的小道上行走，享受著雪的氣味，走出一個個腳印，鞋底的花紋鐫刻在雪底深處，留下一道道痕跡，很是有趣。儘管我穿著覆蓋到膝蓋處的水鞋，還有腳趾處有幾個洞的布襪，但並不保暖，腳被凍得發紫。即使寒氣闖進腳心，我還是想去田野裡走走，因為我太喜歡冬天的雪景了。曾是綠油油的一片，歷經季節的交替，變成金燦燦的，再變成白茫茫的。田野裡供稻穀生長的泥土，帶著小蟲子們蟄伏于大地，接受雪的洗禮，待到次年春天復甦。

我會找一處比較平整的地方，堆雪人。先是滾雪球，將拳頭大的雪球越滾越大，再把幾個大雪球拼接在一起，用鏟刀削除多餘的雪，朝著人形的方向細細打磨。兩小時後，一個雪人的造型宣佈完工，再為其配上陳舊的紅毛巾，紅辣椒和舊帽子，看著自己精心醞釀的手工品，很有成就感。接下來每天都會去看幾眼雪人，直到回升的溫度將其慢慢融化。

除了堆雪人，我還會跟小夥伴們打雪仗。大家相互扔雪糰子投向對方，有時候被捏得緊緊的雪糰子打在臉上，會起一個紫疙瘩，伴隨著疼痛感，但一點也不影響大家玩雪的激情。

有時會找一處相對高的地方滑雪，就算滾上幾跤，也很少有人會哭，即便疼痛也是笑著的。場吧裡的狂歡，驅走陣陣寒氣，寨子裡的冬天，被我們弄得活躍起來。

故鄉的雪天，最暖的底色終究藏在屋裡。一家人圍坐在火爐旁，烤著噴香的洋芋和軟糯的糍粑，鍋裡煮著肉片不多卻熱氣騰騰的火鍋。大人們聊著家長裡短，水蒸氣在屋裡瀰漫，凝結在窗玻璃上，化作水珠緩緩滑落，與從窗縫鑽進來的寒氣交織，在玻璃上勾勒出細密的水紋。

如今雪花再次紛飛，我趴在窗邊，望著外面的皚皚白雪，心裡清楚，那些雪地裡的笑聲、米酒的甜香，還有火爐邊的暖意，都隨著這落雪，永遠留在了我記憶最柔軟的地方。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專栏主编：宓 月 619期

編者按：爲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 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翹鼻麻鴨與赤麻鴨（外一篇）

曾勇，中國致公黨黨員、中央委員，管理科學與金融工程專家，電子科技大學原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電子科技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長，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長期從事管理科學與金融工程領域的理論方法及技術研究，發表論文200餘篇，出版專著8部，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和部省級一等獎等多項科研獎勵。致力管理與工程教育改革與創新，創新工程教育理念和人才培養體系，推動新工科建設「成電方案」，成果獲高等教育（本科）國家級教學成果特等獎和一等獎。

它們是去年秋天飛來的，就一直在西湖築巢停留。

首次驚目的印象是透過障眼水杉之間的空擋，看見翹鼻麻鴨扇形排開，繞湖盤旋，秋天明晰的陽光將它們黑白相間的翅膀、黑色泛綠的脖頸、純白的腹部和栗色的胸環映照得格外分明。穿過西湖的連廊上，經常見到的卻是週身赤褐、黑尾黑嘴、三五成群、安詳游弋的赤麻鴨。

冬去春來，赤麻鴨安靜的性情也起了變化，深夜從學院回家的路上，都能聽到它們嘎嘎的叫聲從湖面傳來，興許是在夜半求偶吧。傍晚跑步回來，還能看見它們在湖中的追逐。暮色漸濃的時候，它們粗噶的叫聲，與到湖邊或廊橋下求食的黑天鵝哀婉的叫聲形成鮮明的反差。白天，抽煙的時候，時不時能聽到湖面傳來它們嘎、嘎拉長的叫聲，彷彿在癡癡地召喚心儀未動、自在自足的相思伴侶，甚至在專注的稿件或郵件閱讀時，它們的叫聲也穿插進來，在液晶屏幕與白底黑字封閉的恍惚中迴響，就像中午的靜謐中，遼遠的外在一聲似有似無的呼喚。

春天，赤麻鴨也更喜歡飛行了。早晨上班的途中，走過西湖的連橋，能看見它們展開黑色的飛羽和白色的覆羽，伸出米色的脖頸和黑色的嘴，露出赤黃色的腹部，發出嘎嘎的叫聲，繞湖邊飛行，而後滑落湖面。晨光中，它們飛翔的姿態展現的黑、白、褐色澤的差異分外顯眼。飯後散步路過廊橋，夜幕中剛聽到湖面傳來嘎嘎的叫聲，還沒有弄清楚聲音的方位，頭頂就冷不丁呼啦一下飛過它們暗色的身影，彷彿還能聽到它們有力的拍翅聲。

而翹鼻麻鴨，卻相對更為沉穩持重，興許是伴侶早成吧。清晨的西湖湖面，不時能看到一對翹嘴麻鴨安詳地游弋，它們紅色上翹的嘴與赤麻鴨黑色的嘴形成鮮明對比，公鴨的嘴根有鮮紅色的隆起物，就像凸起的鼻樑，胸前掛著栗色的綬帶，黑色的頭部和脖頸上部在陽光下呈現出綠色的光澤。

它們也更多地起飛，也許是春意盎然煥發的生機，又或是食料豐富需要的消化運動，最讓人擔心的是即將遠走高飛的試航。

陰霾的天色裡，能看見它們繞西湖上空巡遊一圈，然後朝東南方向飛去，隱沒在雲中，一會兒又從東邊的雲中隱現。一晃神的功夫只剩下一隻了，朝南方拍翅而去，天空只有灰雲一片，飛機駛過的轟鳴，鳥兒吱呀的叫聲，窗玻璃外馳過的飛鳥及其在書櫃玻璃上的影子。

晴天，它們又在湖上空繞行，它們一線排開，或頭鴨率領扇形排開，有節奏地拍動黑白分明的翅膀，發出粗嘎的叫聲，脊背泛著銀灰色的光，沉著、鎮定地巡遊它們的領域。時而還會有一隻在湖中忘情貪吃的遲到者，加入到環遊的隊列，先在主隊的下方，後在螺旋的上升中順勢併入，就像有一條光滑的切線，指示著入列的軌跡。

香樟的落葉

香樟每年有兩次新葉的成長，也有兩次落葉的景象。一次從入秋到中秋，另一次更大規模的葉落發生在清明前後。

去年八月中旬入秋不久，老校區香樟的樹頂就長出了淡綠的新葉，橫向展開，陽光下與深綠的舊葉形成鮮明的對照。每天傍晚游完泳回家的路上，在夾道的兩排梧桐和更靠操場一點的那排香樟搭建的黃昏中（天氣晴朗的時候，穿過樹旁網球場金屬護網的孔眼，在一排密實的小葉榕頂上，可以看見雲層下流淌出的金色熔岩，而在稍早的泳池中，光線隨藍色的水紋和浪湧晃動，邊緣滑動著水晶般的虹彩）， 時不時會有一片香樟的舊葉飄下，香樟行道的路面，更是散落著色彩各異的香樟落葉：由綠漸黃的主脈互生出細長淡黃的支脈，支撐著釉彩般紫紅的葉面，葉面有冰裂的細紋，葉尖的邊緣有銅綠的銹蝕；黑色的葉脈，霜紅與銅綠互染的葉面穿插著支脈黃色的光暈；橙黃的基面散佈著淡褐的劃痕，灰綠的葉脈間是一條條紫紅的拓片，帶著晶片的冰紋和碳灼的暗斑；黃色的葉脈金紅的葉面；褐色的葉面凹印著更深的葉脈，葉脈間浸出銹紅的凍斑，斑痕的中央有金屬綠色的光紋。

臨近中秋，樟果隨秋風和秋雨大量脫落。夜深人靜，漫步校園，穿過濕潤濃郁的香氣構築的通道，夜遊者的腳下會伴隨一連串清脆的爆裂聲。駐步凝神，恍若能聽到香樟落葉觸地的刮擦聲和樟葉間一對翅膀驚醒的撲騰聲。

開春以後，春光復返。從春分到清明這段時間，雨後的清晨，百鳥啼鳴，畫眉婉轉，霧中的陽光從主樓東角穿過桉樹和香樟葉叢的空擋照射到草坪、小徑和木椅上，路上滿地都是金黃、橙紅、銅綠光面或雜染的香樟落葉，葉面刻畫著纖細的紋理，樹上還不時有零星落葉飄落，在霧光中遊蕩旋飛。從辦公室的窗口，可以看見光霧中的香樟樹頂泛白的嫩綠與點彩的舊紅，把樹冠映襯得像一幅稚樸的圖畫。散步的路上，我會撿拾一些漂亮的落葉，用水洗淨，拿毛巾拭乾，夾進書頁間，卻發現去年收集的落葉都已退化成泥土的褐色，只是深淺略有差異，雖然一些葉子上還殘留著隱約的綠斑，環繞著更深的褐色暈紋。

清明前後，幾天狂風，接著大雨。清晨步進校園，滿目都是厚厚的一層香樟落葉，彷彿染盡了時光的色彩，輪盡了流年的光華，正待化進塵土，遁入更大的輪迴，就像清明過後我悄然逝去的母親。